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揚子雲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許紹錦

揚子雲集卷四

漢 揚雄 撰

明 鄭樸 編

上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

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碩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

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且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窴顔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

姑衍以臨瀚海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

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内亂

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

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

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

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

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

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

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

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稺為鄰長艾相愛視覬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令舉者懐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敇以殊言十五卷君

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堣銘蜀人有揚莊

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絶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脱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

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絶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

漢籍誠雄心之所絶極至精之所想邁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為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寛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為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

唯執事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答茂陵郭威

爾雅孔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記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增耳

答桓譚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為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劇秦美新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媿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

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芽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爨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

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徳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鶩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遯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

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霄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闕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稽堯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

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馬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黄瑞涌出滭浡㳽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詭譎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恠

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

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軨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縉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

不韞櫝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究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黄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内帀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

内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解

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好也美味期乎合口

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説闊意眇指獨馳騁

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玆年矣而

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

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

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

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乃玉乃

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翠虬絳螭之

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

而上升則不能撽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髙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象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熈盖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

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
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
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絶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
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斵師曠之調鍾竢知音
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
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禄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説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横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説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堠徼以糾墨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

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皐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

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

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異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扁

鶡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
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
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
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
强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
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
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
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

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時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

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
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揚子雲集卷四

揚子雲集卷五

漢 揚雄 撰

明 鄭樸 編

賦

甘泉賦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迺命羣僚歷吉日

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揺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捎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偨傂參差魚頡而鳥䀏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

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爥兮咸翠盖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臨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狃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迴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懍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彊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迣迣離宮般以

相屬兮封巒石闕迆靡乎延屬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嗺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瞑眴而無見正瀏濫以
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
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
兮壁馬犀之瞵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
鱗揚光曜之燎爥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圃兮
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㯴北極之嶟嶟列宿
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律於巖窔兮電

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
而絕飛梁兮浮蠛蠓而撇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
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
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
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之飛榱兮神
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
而曼衍兮崣嶵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
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

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迴㵝肆其碭駭兮𣲝
桂椒而鬱移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㵗㶟而將㷃鄉㕯
肸以棍批兮聲駍隱而歴鍾排玉户而颺金鋪兮發蘭
蕙與芎藭帷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
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
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
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蟺蜎
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

鳘三神者迺搜逑索偶皐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
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為席兮
折瓊枝以為芳噏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
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旓兮昭華覆之
威威攀琁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
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迴
風縱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蕤梁弱水之濎濙兮躡
不周之逶迤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

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
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薫
皇天臯揺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
爥滄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觵䚢秬鬯
泔淡肹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黄龍兮熛訛碩麟選巫
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
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
黎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

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施單埢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岭嶒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迟迡兮輝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羽獵賦 并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雀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

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
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
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
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
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
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
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

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
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驂
乘狹三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
王之登閎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
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内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
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
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
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

月天與地沓爾迺虎路三嵕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鎁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為紛虹蜺為繯屬乎昆崙之墟涣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為闉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

般軫軫被陵緣坂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絶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鼂始出乎玄宫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歴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傱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師虓虎

之陳從橫膠輵猋拉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
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别
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抴蒼狶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
搏玄猨騰空虛距連卷踔天蟜娭澗閒莫莫紛紛山谷
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
蔾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脩虵鉤赤豹摼象犀跇巒
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木
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

日晏逢蒙列皆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蹵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嘐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溶溶遥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冗闗與亶觀夫剽禽之紲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玃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失觸

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
禽殫中哀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
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
嶜岑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
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噍噍昆
明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
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
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

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兹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

黄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宫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徳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兎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葢所以臻兹也於是醇洪鬯之徳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

逴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并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衍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

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盖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巀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内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

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徳今樂逺出以露威靈數揺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兹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内也僕甞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争之豪俊靡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横巨海漂崑崙提劒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

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胄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乃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衎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

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蓬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砰轒輼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驅橐駝燒熐蠡分剺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兖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

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躋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譚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

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

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

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梨栗

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

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

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

發矇廓然已昭矣

蜀都賦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皐彌望鬱乎青葱沃壄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紀則巛宫奠位東有巴賨綿亘百濮銅梁金堂火井龍湫其中則有玉石嶜岑丹青玲瓏卭節桃枝石鱕水螭南則有犍牂潛夷昆明峩眉絶限峎嵣堪巖亶翔靈山揭其右離碓被其東於近則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於逺則有銀鉛錫碧馬犀象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邛連盧池澹漫波淪其旁則有期牛兕旄金馬碧雞北則有岷山外羌

白馬獸則麙羊野麋罷犛貘貒麡麞鹿麝戶豹能黃獑胡雖獲猨蠝玃猱猶豰畢方爾乃蒼山隱天岎崟迴叢增嶃重峷岵石巇崔嵳嵬嶵嵬霜雪終夏抑巖岭嶙崇隆臨柴諸徼崲峴五屼參差湔山巖巖觀上岑嵓龍陽累峗漼絫交倚崔崪崛崎集嶮脇施形精出偈堪嵣隱倚彭門嶋峴岍嵭嵑岢方彼碑池嶋岈輵嶰礫乎岳岳北屬崐崘泰極涌泉醴凝水流津漉集成川於是乎則左沈犁右羌庭漆水浡其匈都江漂其涇乃溢乎通溝

洪濤溶洗千溪萬谷合流逆折泌㶏乎爭降湖漕排碣
反波逆濞磙石洌巘紛菝周溥旋溺宛綏頹嘶博岸敵
呷䃜瀨磴巖㨖汾汾忽溶闛沛踰窘出限連混陁隧銍
釘鍾涌聲讙薄泙龍歷豐隆潛延延雷扶電擊鴻康濫
遠遠乎長喻馳山下卒湍降疾流分川並注合乎江州
於木則楩櫟豫章樹榜檐櫖檜柙青稚雕梓枌梧橿櫪
㯕梄木櫻枒信楫叢俊幹湊集枇枎楬北沈樘椅從風
椎嵾循崖摝接涇滛溶繽紛幼靡汎閟野望芒芒菲菲

其竹則鍾龍筡篁野篠紛邑宗生族攢俊茂豐美洪溶忿葦紛揚搔翕與風披夾江緣山尋卒而起結根才業填衍迥野若此者方乎數十百里於汜則汪汪漾漾積土崇隄其淺溼則生蒼葭蔣蒲藿芓青蘋草葉蓮藕茱華菱根其中則有翡翠鴛鴦裊鸕鷁鷺霍鷤鷫鷞其深則有猵獺沈鱓水豹蛟蛇黿蟺鱉龜衆鱗鰅鱅爾乃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武儋鎮都刻削成蔵王基既夷蜀侯尚叢并石石厮岍岑倚從

秦漢之徙充以山東是以隤山厥饒水貢其獲苴竹浮流鼊磧竹石蝎相救魚酌不收鶬鶂鴝鶵風胎雨鷇衆物駭目單不知所槩爾乃其倮羅諸圃歐緣眇黄甘諸柘柹桃杏李枇杷杜樼栗㮏棠梨離支雜以梴橙被以櫻梅樹以木蘭扶林禽㰈般闟旁支何若英絡其間春扒楊栁褭弱蟬抄扶施連卷貆豯螗蛦子鷈呼焉爾乃五榖馮戎瓜匏饒多卉以部麻往往薑梔附子巨蒜木艾椒蘺藹醬酴清衆獻儲斯盛冬育筍舊菜增伽百華

㩼春隆隠芬芳蔓茗熒郁翠紫青黄麗靡蟫燭若揮錦布繡望芒兮無幅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紌繏縄縝縿緣廬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都弱折綿蘊成衽阿麗纖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黄潤一端數金雕鏤釦器百伎千工東西鱗集南北並湊馳逐相逢周流往來方轅齊轂隠軫幽輵埃轂塵拂萬端異類崇戎總濃般旋闠齊嗒楚而喉不感槩萬物更湊四時迭代彼不折貨我罔之械財物饒贍蓄積備具若夫

慈孫孝子宗厥祖禰鬼神祭祀練時選日瀝豫齊戒龍明衣表玄穀儷吉日異清濁合踈明綏離旅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藥之羹江東鮐鮑隴西牛羊糴米肥豬麛麑不行鴻鷞獮乳獨竹孤鶬炮鴉被紕之胎山麕隲腦水遊之腴蜂豚應鴈被鵠晨鳧戮鶂初乳山鶴既交春羔秋鄉膾鮫鼂有杭田獳鷩形不及勞五肉七菜勝猒腥臊可以練神養血腫者莫不畢陳爾乃其俗迎春送臘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池泄澳觀魚

於江若其吉日嘉會期於送春之陰迎夏之陽侯羅司
馬郭范畾楊置酒乎滎川之閒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
延帷揚幕接帳連岡衆器雕琢藻刻將星朱緣之畫邠
盼麗光龍虵蜜蜷錯其中禽獸竒偉髦山林昔天地降
生杜鄺密促之君則荆上七尸之相厥女作歌是以其
聲呼吟靖領激呦喝啾户音六成行夏低徊胥徒入冥
及廟嗜吟諸連單情舞曲轉節蹈馺應聲其佚則接芬
錯芳襜袩纎延躙凄秋發陽春羅儒吟呉公連眺朱顔

離絳脣眇眇之態吡嗷出焉若其遊息魚弋郤公之徒
相與如平陽頫巨沼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隄行
船競逐偃衍撇曳絺索恍惚羅罝彌澥漫漫沕沕寵雕
鄉兮槑布列杖孤施兮纖繁出鷩雌落兮高雄蹷翔雖
桂兮奔縈畢組飛膾沈單然後別

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兹以勒
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

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乃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
乘掉犇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燿日之玄旄揚左
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
倫奉輿風發飈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撟嘻嘻
旭旭天地稠敿嶢丘跳巒湧渭躍涇秦神下讋跖魂負
沴河靈矍踢爪華蹈哀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
靈祇既鄉五位時序絪縕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
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

龍門灑沈菑於谿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六觀而遥望兮聊游浮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畊畷帝唐之嵩髙兮眂隆周之大寧汩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垓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漓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吒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

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逐貧賦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

砂居非近隣接屋連家思輕毛羽義溥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餐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不槃徒行負債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絶進宫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舍汝遠竄崐崘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静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

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徳克佐帝堯誓
為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饕餮
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瑶臺瓊榭室屋崇
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
謂予無諐處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徳思我小怨堪
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蔽予獨露居人皆怵惕予獨無虞言辭既

釐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太玄賦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

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翠羽㩶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網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偽禄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獄升崐崘以散髪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翺翔乎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

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騩以踟躕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覈靈賦節文

自今推古至於元氣始化古不覽今名號迭毀請以詩春秋言之

太易之始太初之先馮馮沉沉奮摶無端

騷

反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

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
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
兮招搖紀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
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
槍以為綦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䶄資娵娃之
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鳳凰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
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
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

而不早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嫭之嫉妬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熞熞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横江湘以南洼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

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凰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皐纍既攀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瑶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崐

崘以楞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旣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潔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頌

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先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揚子雲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揚子雲集卷六

漢　揚雄　撰

明　鄭樸　編

箴

百官箴

兾州牧箴

洋洋兾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

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兖州牧箴

悠悠濟河兖州之㝢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

絲絺紵濟潔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巳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獻欷厥居為墟牧臣司究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吕于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兹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

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藩蔽侯衛東方民好
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格沈湎于酒而忘其
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
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
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豬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
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

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大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大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荆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慓以悍氣鋭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强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滎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盧盧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内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指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强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王赧為極實絶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鮌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道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温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絶苗民減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絶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崐崘邪指閶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為西荒南排勁越北起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盖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為平陸周末薦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壃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

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
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
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
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
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
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

絶貢荆楚逆叛四國内侵蠶食周宗臻于季赧遂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黄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虚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禄勳箴

經兆宫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歧昔在夏殷桀紂淫湎特牛

之飲門户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内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禄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髙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内各保其守永脩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

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户廢其職曹子摽劒
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安宿敗於望夷
閻樂矯捜戟者不誰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廵
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失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
孔夏四騵孔肵僕夫執㚋載騂載駰我輿云安我馬惟
閑騅馳騅驅匪逸匪愆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

而淫於齊詩好牡馬牧於駉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
廄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盖惡夫廄多肥馬而野有餓
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皁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兹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
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
訓天周以阜基厥後凌遲上帝不虩周輕其制秦繁其
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冦賊滿山刑者半市昔唐虞象

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剝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余奈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為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寀寮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

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肖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喜子同髙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䰟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施厥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閲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敕膏腴不獲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大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有海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緐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内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其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李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躭樂流湎而妲妹作祟其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君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

温温唐虞重襲純軌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寇賊如

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蒠蒠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瑶臺紂為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

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河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析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

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
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
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
懐秦恢長城而天下畔垂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芒芒大田芃芃作穀𠔃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污藪禽
獸攸伏魚鱉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
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

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麀鹿攸伏不如德至衡
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空
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
儁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
均昔在季葉班禄遺賢棓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
力匪政斯敎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

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寔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于羣神我祀既祗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為不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寤文驕太室桓納郜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

不如西隣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敕百工命作齋慄龍為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于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兇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

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殞身一姧愆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維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覩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易大

舜南面無為而袵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瑚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太官令箴 節文

時惟膳夫實司王饔祁庶羞口實是供羣物百品八珍清蠲以御賓客以膳于王

太史令箴

昔在太古爰初肇記天地之紀重黎是司降及唐虞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百政攸宜夏帝不愼羲和不令湎時亂日帝旅爰征庶寮至殷唯天為難夏氏黷徳光明神不蠲

酒箴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

甍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宫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誄

元后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柩誄之銘曰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

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内則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先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胤嗣匪生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顛厥年夭隕大終不盈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覲禮高禖祈廟嗣繼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

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絶博立
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咸被祚
慶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大聖上下兼該羣祥衆瑞
正我黄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
平夭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懲終其不全天命有托謫在
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還皇天眷命黄虞之孫歷世運
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黄
攝帝受禪立為真皇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

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降兹珪壁命服有常為新帝母鴻徳不忘欽徳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虚統惟祇惟庸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别計十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窮哀此嫠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為諸生儲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滻秋臻黄山夏撫鄠杜冬邮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宥耆幼不

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寅賓
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于繭館躬筐執
曲帥導羣妾咸循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敕邅迴冢社
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經無
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靡虧
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
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
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

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宫不復故庭爰緘

伊銘嗚呼哀哉

連珠

一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隂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

豐遂無有天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子之樂也聖明

在上禄不遺賢罸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

樂也吏不苛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

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紀記　琴清英凡節文

蜀王本紀

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折灌魚易俾明是時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四千歲次曰伯雍又次曰魚尾尾田於湔山得仙後有王曰杜宇出天墮山又有朱提氏女名曰利自江源而出為宇妻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移居郫邑

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痢兒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堛而生於縣塗山娶妻生子啓紀年曰禹立四十五年

蜀王記

秦王石牛置金於後蜀人以為牛便金蜀王發卒開道合五丁拖牛置成都蜀道乃通

琴清英 凡四

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嫿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

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

邃宇連屋重戶藿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乃謂

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於此者乃可

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酸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

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舡人聞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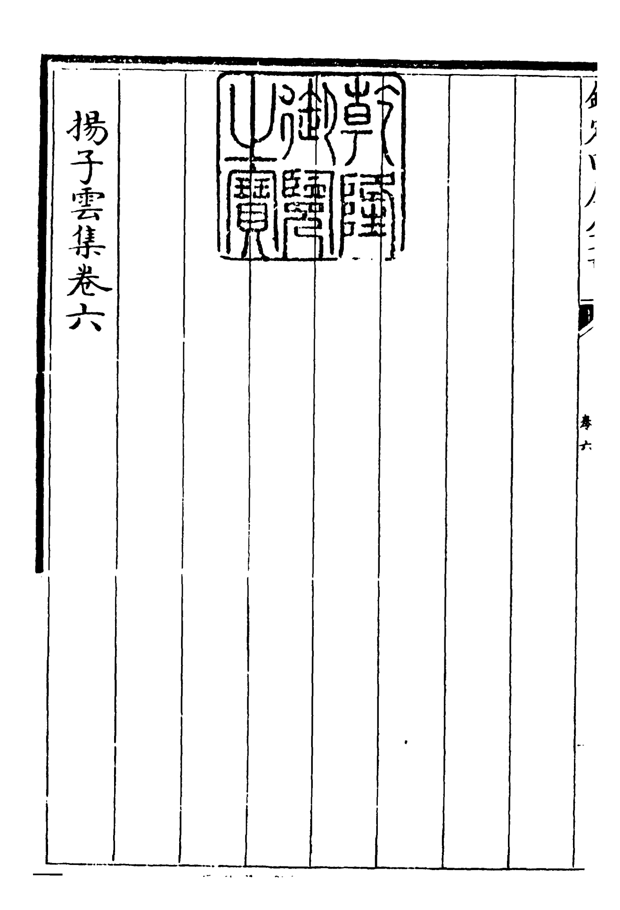
之吉甫聞舡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雉朝飛操者衛女之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日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好琴取女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女果為雉邪言未卒俱飛而起忽又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闕

訓纂　家諜　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　綿

竹頌　廣騷　畔牢愁



揚子雲集卷六